

三、政治道德主義

中庸的政治思想，頗雷同於政治的道德主義(Political Moralism)。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在考量人類應如何生活，或者什麼是人最好的生活。政治被理解為一種以追求正義和自制人類能力來取代尋求自私的人。中庸言誠體談五倫達德，即普遍意義的德性，¹⁶亦循政治道德主義的途徑，由人性的發揚反映投射於政治的建構上。而且，誠體仁心有境界及動力義，分別相應於「已實現」及「求實現」而言，誠者與誠之者之對舉，即表示此一分別。¹⁷中庸云：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二十一章）

政治乃至整個存有領域，因為動力因的存在，整個存有領域，皆成為一目的性的歷程，¹⁸政治領域凸顯出道德意義的目的。牟宗三亦云中國儒家是從「天命不已」處講動力因（非被動的動者）與目的因（純形式）。¹⁹

誠體既是每個人天賦俱有的，而且誠體潛存天命不已的動力因；因此，每個個體都自覺邁向目的的存在，也因此是社會群體和諧的目的性存在。循此繼續發展，社會皆是良善存在個體，則政治建構必然完善，甚且毋需政治結構的建置，而為無政府主義的形式。

誠體的境界及動力義，本應是個體所具備的。勞思光言若本性之實現不只是應然，而且亦是必然，則一切不好何能產生，又此中是否

¹⁶ 勞思光，《中庸譯注》，台北，河洛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九年，頁五一。

¹⁷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二卷》，頁五七。

¹⁸ 同上，頁五八。

¹⁹ 牟宗三，《四因說演講錄》，台北，鵝湖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四八。

尚有對自覺努力之需要？²⁰ 中庸的人性思想產生了矛盾。而由人性思想所顯發的政治社會建構，內聖直通外王造成困躓，所以必需浮出聖人發育萬物、敦厚以崇禮之功，化成一般的生民百姓。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第二十七章）

從上段論述，苟無至德之人（即聖人），則道亦不能落實。而一切本性實現須待至德之人，則誠只是一境界、一實有，而不能是動力，道亦不能實現其自身。²¹ 至德之人最好能居其統治之地位，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達致春風化雨，作之君作之師的德化境界。所以中庸云：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第二十章）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第二十八章）

最好的境界是聖王合一的體制。

關於勞思光誠體應然必然的質疑，在此先做回應；至於中庸整體性內聖外王聖君賢相儒教模式，則容後再敘。

儒家的心性之學將心分成仁心、智心、習心，見出對人性的掌握

²⁰ 同註 17，頁五八。

²¹ 同註 17，頁五九。

是全幅的，只不過儒家將重心擺在人性的光明面而不侷限於陰暗處。中庸亦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然而人會受氣稟所限及外在環境的誘惑，離道而成爲虛妄的存在。

中庸針對人的虛妄存在，提出二條解決的路徑。其一是慎獨的工夫，照朱子註解，吾人須「過人欲於將萌」，人要使意念真實無妄，才能循道而行，進而體證冥會天命之謂性的誠體。這是一崎嶇難走的道德實踐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他肯定了人是有限但可無限的道德自我之存在。由此誠體爲基，一柱挺立，乃爲造化之精靈，雖未能至心嚮往之。歷史的黑暗陰霾，終有一日重見光明，緣於對人性誠體的宗教信仰，中庸政治理想堅定內聖外王的德性政治，紹承了孔孟的餘緒。

中庸之言慎獨則是在不睹不聞之中自覺地要面對森然之性體而體證之，²² 天道性命相貫，融合了宇宙論與心性論。正因爲真實無妄的境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臻至的，不過芸芸眾生中之聖人，「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二十章）就人道而言，無形之中分別了聖人與眾人，聖人具有與天齊一的品質和成就，開啓人道通天道、人道合天道的津樑，同時也把率性的任務，放在聖人身上。至於眾人，得到聖人的啓發指引，才能擇善固執，努力致誠而不懈。²³ 中庸又云：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第三十二章）

²² 牟宗三，《心性與性體第三冊》，頁一八三。

²³ 賈馥茗等，《中庸釋詮》，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八年，頁三〇。